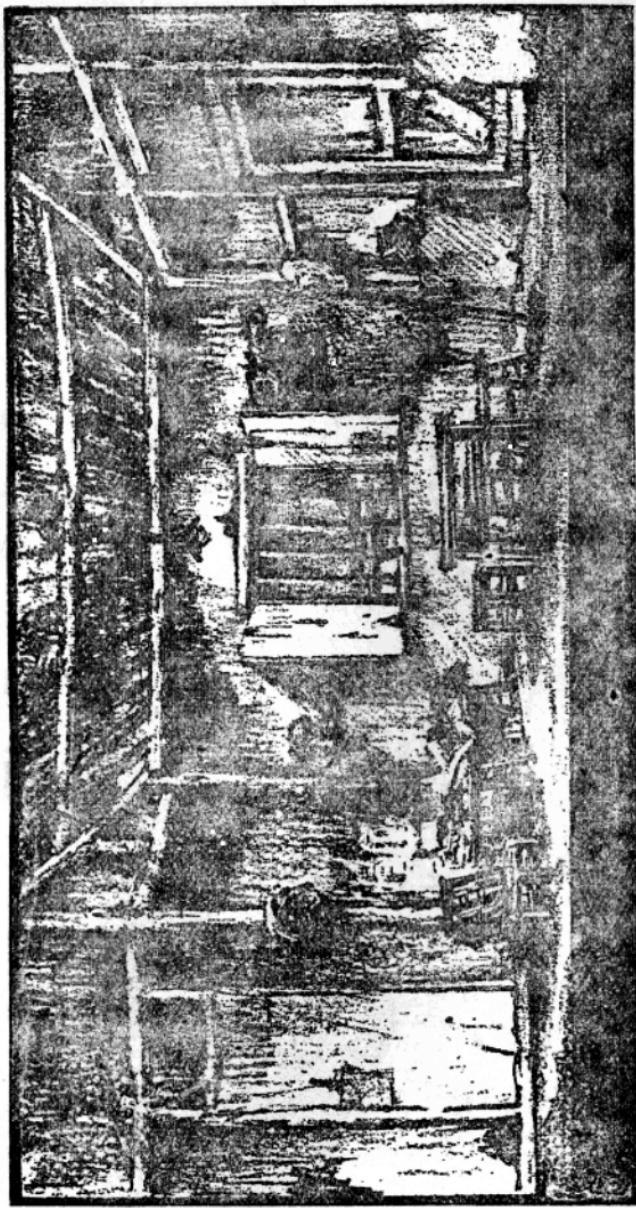


黎明之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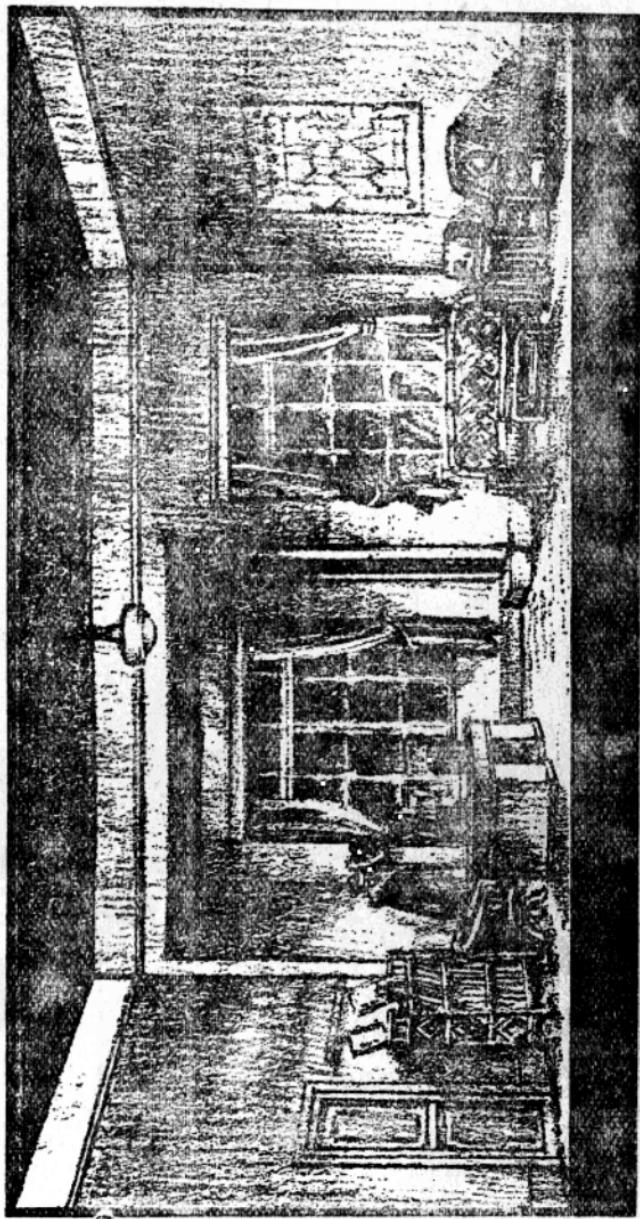
馬吉星 劉一民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(一) 馮 師 傅 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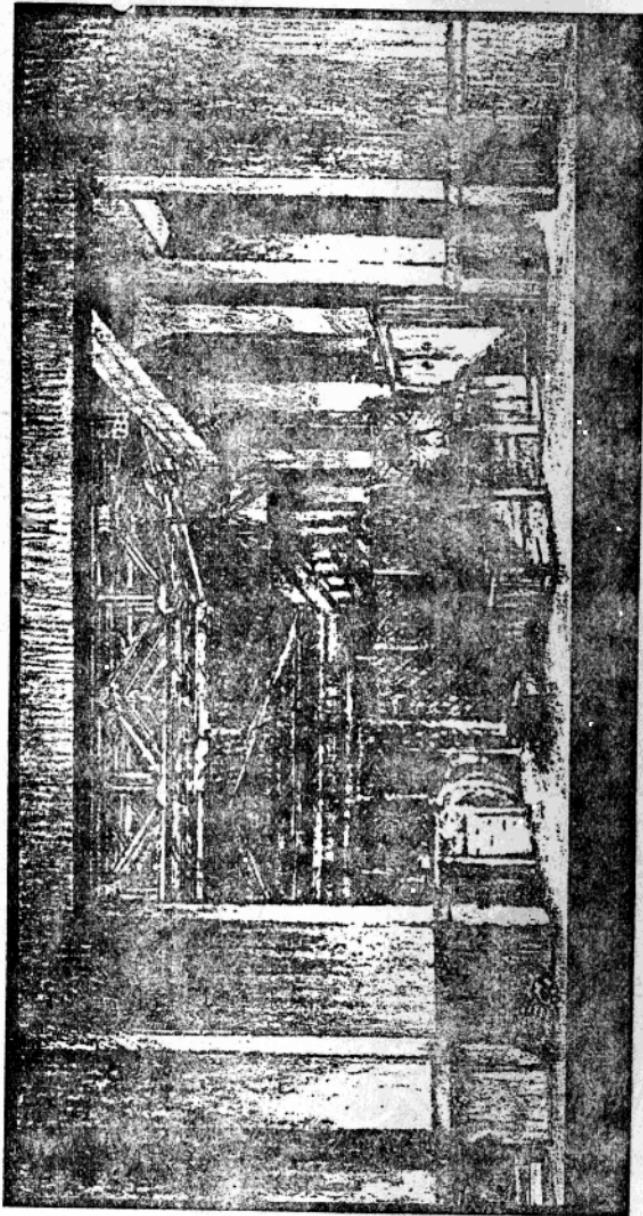
(二) 廠辦公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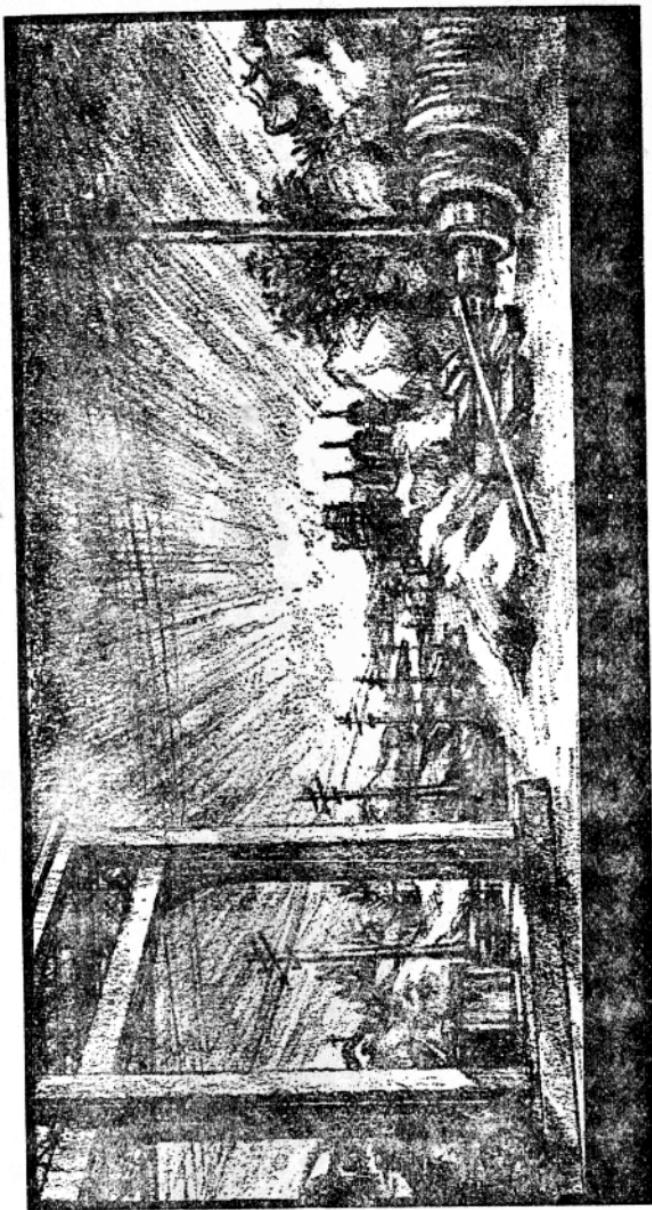
(三) 防空洞內



(四) 轧钢厂內的一角



(五) 軋 銅 軋 外 廠



人 物 表

馮妻	敵中隊長
老孫	敵傳令兵甲、乙
小王	敵指揮官
老師傅	錢稽查
馮鐵明——馮師傅之子	敵特派員
陳師傅	敵技術員
老耿	被俘敵兵
老鄧	敵兵若干
沈工程師	
老姜	
馮師傅	
趙師傅	
廠長	
工人甲、乙等	
工屬甲、乙等	

第一幕

時間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半左右。

地點 重慶市某鋼鐵廠工人馮師傅家。

陰沉的天氣，悶得人喘不過一口氣來。這是重慶市郊區某鋼鐵廠，一切都充滿了死樣的沉寂，烟囱停止了冒烟。

這是馮師傅家的一隅。台的左面有小門可以通達廠區。門側一張單人床是用兩條板凳搭成的，上面的被蓋顯得零亂，但從床頭的小桌上可以看出主人是整潔的，一個廢紙板和竹筒製成的台燈，一些零星的年輕人所喜歡的小玩具和裱糊在牆壁四周的廢報紙。現在，由於主人的工作特別緊張，生活暫時零亂了。緊接着床是一個牛肋巴窗（即長條格子窗），通過窗口可以望見長江，時局緊張，船隻不再來往。窗的右後方是通內室和後院小天井的門。窗前擺着一張方桌；幾條凳子，由於時間的折磨變得殘肢斷體了，主人沒有餘錢來換它，却用廢鐵皮一道道的在傷壞處重複地釘上。桌上安着一盞五燭光的電燈。一條長繩橫拉過舞台，繩上搭着毛巾之類的東西。

幕啓 台上無人。遠處響着隆隆的重砲聲。

〔稍停。電鈴聲響——這是自己人進門的暗號，馮妻拿着正在製做着的慰問袋上場。〕

〔電鈴聲又響。〕

〔馮妻去開門。〕

老 孫：（進門，緊張地）陳師傅在吧？

馮 妻：什麼事兒？

老 孫：廠長送來了消息！（取紙條念）“大批武裝部隊前來我廠，正在途中……”

馮 妻：唉！那快去告訴陳師傅吧！（推老孫進內室）怕要出事兒啦。唉！老的是老糊塗，小的是小糊塗，衣裳不知道穿好，飯不知道吃飽，就把我急死了，唉！

〔遠處重砲聲響。〕

馮 妻：（聽）呀，這砲聲像是近了！（向窗外）小王，砲聲像是近了！

〔小王的聲音：“最多不過七、八十里了，快啦，馮大媽，你總的慰問袋好了沒有？”〕

馮 妻：就好！

〔小王的聲音：“你打算給解放軍裝點什麼呀？”〕

馮 妻：我打算把我給他們爺兒倆做的新鞋裝上，你看行吧，小王？

〔小王的聲音：“行！”〕

〔槍聲。〕

馮 妻：快，快去那邊瞭着！（自言自語地）唉，真叫我提心吊胆的，廠裏這麼亂，陳師傅在這兒要出個一差半錯的可怎麼辦呀！

〔槍聲。〕

〔錢稽查的聲音：“各家各戶注意，今夜七點緊急戒嚴，工人一

律離開工廠，違者殺頭！”

〔槍聲漸遠。〕

〔敲門的聲音。〕

馮 妻：（忙將慰問袋藏在被褥下邊，緊張地）誰？誰呀？

〔老師傅的聲音：我！〕

馮 妻：（鬆了一口氣）噢，老師傅！（開門）

老師傅：（扶單拐上場。劈頭一句）化鐵爐、煉鋼爐和我那軋鋼機沒叫狗日的們破壞了吧？呀，我在城裏醫院裏聽自來水公司的工友們說，蔣介石要破壞咱們的工廠、機器。哎呀，一下子我就想起民國二十七年在武漢的時候，日本鬼子來了，蔣介石扔下機器不管了，差點叫日本鬼子毀了，要不是咱們工人，這些機器還能搬到重慶來？哈，蔣介石你敢破壞我的機器……（咳嗽）我偷偷的就從醫院裏跑回來了！馮師傅呢？

馮 妻：他剛出去。您的傷好了沒有？

老師傅：什麼傷不傷，不要緊！（從懷中取出兩瓶酒，一瓶放在桌上，一瓶拿在手中）我打算找馮師傅來喝兩杯悶酒，唉，他不在！（喝酒）半年以前，蔣介石滾出武漢的時候，我就聽陳師傅講，他想破壞咱們武漢的工廠，武漢的老弟兄們可真能幹，哎，好多都是和我幾十年前一塊兒做工的朋友哩！他們能把武漢的工廠保護住，咱們就應當把重慶的工廠保護住！

馮 妻：老師傅，咱們廠裏組織了護廠隊、救護隊、消防隊、流動隊、糾察隊……武器不够，鋼條、鉗子、榔頭、螺絲……都成了武器啦！

老師傅：（興奮地）好，好樣的，這才是工人！（豎起大拇指）

陳師傅帶頭幹的吧？

馮妻：可不能亂講！

老師傅：用得着你教訓我！（將一瓶酒揣在懷裏，另一瓶拿在手裏）給，給你們留下一瓶！

馮妻：還是你老人家留着喝吧！

老師傅：留給馮師傅！（將酒瓶放在桌上）我得看看我那軋鋼機去！（下）

〔馮妻送老師傅下場。

〔老孫從內室走上。

馮妻：陳師傅沒說什麼吧？

老孫：陳師傅正給城裏工友打電話聯系呢！（下）

馮鐵明：（邊喊邊上）媽，爹呢？陳師傅呢？

馮妻：什麼事兒呀？

馮鐵明：媽，我們在江邊放哨，見老遠來了一溜子船！

馮妻：船？

馮鐵明：（走向窗口）就在那邊，剛到那個轉灣的地方！

陳師傅：（從內室急上）船？

馮鐵明：船！

陳師傅：快去到軋鋼廠告訴你爹和趙師傅！

馮鐵明：是！（欲下）

馮妻：（拉住馮鐵明）你吃上口東西吧，我去！

馮鐵明：媽，你不行，我跑的快！（跑下）

馮妻：（一把沒拉住）唉！

陳師傅：老嫂子，熬過這一夜吧，讓我看解放軍明天就差不多

來了！

馮 妻：陳師傅，你說解放軍明天會不會到呀？

陳師傅：聽砲聲差不多！

〔槍聲。〕

〔錢稽查的聲音：“注意了，七點鐘緊急戒嚴，工人一律離開工廠，違令者按共產黨辦，不用審問，就地槍斃！”〕

〔聲音漸遠。〕

老 耿：（急上）陳師傅，來了一溜子船！

老 鄧：（隨老耿上）是過路的民船吧？

老 耿：什麼民船，解放軍離這兒這麼近了，打的國民黨都亂了營啦，民船還過什麼路！

老 鄧：那會不會……

老 耿：船上像是有隊伍！

老 鄧：哎呀，那是不是包圍咱們廠來的？

老 耿：包圍什麼，這麼大的廠，幾船隊伍，幾十船隊伍也包圍不了呀，咱們幾千工人，吃也把他吃光了！

老 鄧：哎呀，反正是要出事兒啦！

老 耿：船上像是運的箱子！

馮 妻：什麼箱子？

老 耿：不知道！

衆：哎呀！……

〔陳師傅踱步……〕

沈工程師：（神色失常地上）來了，來了！

衆：沈工程師，怎麼啦？

沈工程師：（呆呆地凝視衆人，顫抖地）船靠岸了！

衆：運的什麼？

沈工程師：炸藥！（熱淚滴下）

衆：（驚）炸藥？

老姜：（上）炸藥在哪兒？

工人甲乙：（上）炸藥！

陳師傅：弟兄們，安靜點！

〔馮師傅出現在門口，趙師傅和馮鐵明隨其後。〕

衆：馮師傅！

〔馮師傅沉重地走至桌前。〕

〔靜場片刻。〕

陳師傅：弟兄們，剛才城裏的工友來電話說，我們廠裏來了六百箱炸藥！

衆：六百箱？

陳師傅：一箱是五十磅，六百箱就是十五噸！

衆：十五噸？

陳師傅：這些炸藥是蔣介石老早由台灣運來的 T.N.T. 黃色炸藥，全重慶市一共是六百二十噸。這些炸藥都是美國造的。爆破器材、定時錶和雷管都是美帝國主義給蔣介石的！這回來的爆破總隊是蔣介石請美國鬼子訓練好的！蔣介石滾出武漢的時候，他們想炸咱們武漢的工廠；蔣介石滾出上海的時候，他們想炸咱們上海的工廠；蔣介石滾出廣州的時候，他們想炸咱們廣州的工廠，現在蔣介石要滾出重慶，他們又來炸咱們重慶的工廠！

馮師傅：（悲憤地）弟兄們，美國鬼子、蔣介石憑什麼炸咱們

中國的工廠？他憑什麼？你們說，抗日戰爭時，咱們大夥兒是怎麼樣把機器運到重慶來的？日本鬼子來了，蔣介石把機器扔下來不管，眼看着機器就叫日本鬼毀啦，是誰？是誰把機器從武漢搬到了四川？（激動地）是我們工人拚着命，挨着日本鬼子的轟炸，把機器運來的，你們說說咱們這是爲了什麼？爲了什麼喲？

趙師傅：因爲這是我們祖國的財產呀！

馮鐵明：（激動地）爹，你爲什麼不發給我一支槍呢？

馮師傅：不能因爲你是我的小子就發給你一支，那是有組織的，分配給糾察隊的！

老 耿：鐵明，我們有的是武器，走！

馮鐵明：對，老耿哥，走！（欲下）

〔衆人阻止。〕

老 姜：你們要幹什麼去呀？玩命去嗎？

老 耿：你這傢伙真滑頭，你不去拚命還不讓我倆去拚命！

馮鐵明：誰也不准拉我倆！

老 姜：不要冒失！

馮鐵明：這叫冒失！

老 耿：你回家抱孩子去吧！（欲下）

馮 妻：（拉緊馮鐵明）你不能一個人去闖禍呀，媽不是不願意你參加糾察隊，媽是怕你一個人亂竄闖了禍！

老 鄧：大媽說的對！

馮鐵明：媽，我不能聽你的話！

趙師傅：你要聽話！你倆這樣逞英雄是不對的！

老 耿：（不滿地）你不叫我倆逞英雄，你叫我倆當狗熊嗎？

趙師傅：（欲爭辯，一時未找出合適的話來）你……

陳師傅：我們的護廠和以前閹罷工一樣，也和我們生產一樣，像一部機器一樣的開動才行，單獨蠻幹是要闖禍的！

馮師傅：（憤慨地）前年閹罷工，就是你們這些毛頭小伙子，非要這樣蠻幹，死了多少人呀？你們忘了？十幾個弟兄的血還沒有教訓過你們來？（向馮鐵明）你還認不認得你老子？這樣，你改名換姓算了，別給我們馮家丟人！

陳師傅：只有團結起來，組織起來，咱們工人才有力量呢！

老孫：（急上）陳師傅，跟炸藥一塊兒來的隊伍，最少有八、九百人，用的都是美國的自動槍，正在準備上岸哩！

陳師傅：知道了！

〔老孫急下。〕

陳師傅：我們堅持守廠。敵人要進廠，我們就想各種各樣的辦法拖延敵人時間。拖延敵人十分鐘，解放軍就可以前進一里地，拖延敵人一點鐘，解放軍就可以前進十里地！

老耿：保險沒問題，就是打起來我們也不怕他！

陳師傅：我們主要的是保護工廠，不是和敵人擺開陣勢打仗，這一點，大家要明白。只要拖到天亮，勝利就是我們的！好，大家把槍擦好，刀擦亮吧，這是我們解放前的最後的一次鬥爭，大家按我們原來的計劃動起來吧，我們相信大家！

老耿：放心吧，陳師傅，我們組沒一個怕死的！

陳師傅：記住，要聽指揮！

衆：放心吧，陳師傅！（欲下）

馮師傅：（阻攔）等一等！（到外邊看了看）一個一個的走！
〔老耿、老姜、老鄧、工人甲、乙等陸續下場。〕

馮師傅：（向馮妻）你去瞭一會兒，叫小王休息休息！
〔馮妻下場。〕

陳師傅：趙師傅，軋鋼廠交給你了，據我看敵人對這部大型軋鋼機一定要下毒手，別看國民黨不用它，可是他們也知道它能軋出鋼軌來！

趙師傅：我保證把軋鋼廠守住！

陳師傅：好！

〔趙師傅下。〕

〔小王上，和馮鐵明在一邊嘀咕。〕

〔暮色降臨。室內和廠區的電燈突然明亮。〕

陳師傅：（看懷錶）七點差五分！

沈工程師：準嗎？

陳師傅：準。

〔沈工程師撥錶。〕

老孫：（急上）陳師傅，敵人有一個中隊上岸來了，兇得很，看樣子像是要抓人！

沈工程師：抓人？

馮師傅：會不會抓我們工人給他們搬炸藥呀？

陳師傅：可能！

老孫：我們流動隊想給他來個迎頭一棒！

陳師傅：等等，我們商量一下再說！

老孫：對！（下）

馮師傅：（發現馮鐵明腰中有東西）腰裏是什麼？

馮鐵明：（牢騷地）是什麼？武器！

馮師傅：（驚）啊？你拿那個幹什麼去呀？

馮鐵明：（嘟囔地）你不發給我武器，還不准我找武器呀？

陳師傅：什麼武器？

馮鐵明：（從腰中取出一個小盒）炸藥！

陳師傅：炸藥？

沈工程師

小 王：這是我倆炸水塘捉魚的炸藥，（遺憾地）唉，就剩下這麼一小盒了！

沈工程師：拿這幹什麼？你倆可不敢去闖禍呀！

馮鐵明：我倆不是……

小 王：（天真地）我倆不是闖禍去，是想給狗日的們迎頭一棒，狠狠地揍他們一下，叫他們知道知道咱們工人的厲害！……

〔馮鐵明制止小王。……〕

小 王：這是好事兒嘛，告訴他們怕什麼！（指小盒）這也是美國炸藥，先讓他們嚐嚐美國炸藥的滋味吧！哈哈！

馮師傅：（怒）拿來！

〔小王傻了眼……〕

〔馮鐵明只得將小盒遞給馮師傅。〕

馮師傅：（把小盒放在桌上）真胡鬧！

馮鐵明：（向小王嘟囔地）都是你……

小 王：我……